

品茶品人生

北仑区职业高级中学 刘丽君

一年四季,日月轮回,四季交替,转眼到了大雪时节。此时南方很多地方可能还只是百草枯黄,水冷风冽。北方却已然一派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之景象。果实入仓,动物冬眠,大自然似乎将进入沉睡,归于寂静。

然而,在我看来正是这短暂的将息孕育着新一轮的枯荣,阴阳流转,不停不休。反观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一年或是一生又何尝不是四季分明?春耕、夏种、秋收、冬藏。

有些人的四季平安顺遂且硕果累累,有些人的四季可能却是一无所获或不尽如人意。但你如细想自身,纵观他人,每个人的人生四季都会轮回。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诗仙李白也说“功名富贵若长存,汉水亦应西北流。”所以,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不如坦然接受,失意、得意之时可择一处雅室静坐,在这寒冷的季节里细品一杯暖心、暖胃的时令红茶,让身体跟上自然变化的节奏,于茶香氤氲中感受一份安详与宁静,涤除昏寐,破解烦恼,使身心爽朗。如丰子恺所言,“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。如此,安好。”

在冬天,大多数人都很注重养生。我觉得真正的养生应该是:养心、养志、养身。古圣先哲们认为,立冬时,大地也开始内敛、收藏,故君子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在这天寒地冻,万物寂寥的世界里燃炉煮茶、闻香品茗,静静感受中国茶德“廉(廉俭有德)、美(美真康乐)、和(和诚处世)、敬(敬爱为人)”之真正含义。于浅啜慢饮中感受茶的润温和醇厚,给身体一份厚爱的同时与自己对话、内省。

正如《岳阳楼记》中所写“宠辱偕忘,把酒临风,其喜气洋洋者矣。”便是养心。人无志不立,其次是养志。“洁性不可污,为饮涤尘烦。此物信灵味,本自出山原。”古人以茶言志。人当如茶,至洁至净。人生亦如茶,茶长于山野,经风沐雨,寒来暑往,顺时而采。经杀青、搓揉、发酵、烘烤等多道工序精制方成好茶。且不经几次高温冲泡,品不出其真正味道。人亦然,不经几番挫折,努力拼搏、沉浮,显不出英雄本色。所以,人的意志不能薄弱,身体不能懒惰,但又要懂得合理调节,适时停歇,要保持适中,这便是养身。就像这寒冬时节里,万物休止实以养精蓄锐,为来年的春季勃发而蓄能积势。有时暂停是为了更好地前进,寒冷也不是希望的终结,人要有迎寒而立的勇气,充满期盼地去拥抱冬阳。毕竟,冬天来了,春天便不再遥远。

人生海海,细细品,一杯茶的温度足以温暖整个冬季,温暖你的一生。

寒风吹起的时候,沉溺于温暖之中总是让人觉得幸福的。约三五朋友,围炉煮茶,聊柴米油盐,谈琴棋书画,坐拥满怀馨香,让生活的节奏也随自然的变化慢下来。茶一杯一杯地品,不急不躁,你会觉得茶虽入了口,却是洗了心。不知不觉中,心静了,气顺了。茶不令人醉,反能清思。人的积虑、愁结在这得到化解。一杯温茶慰藉我们的身体,我们从茶道中感悟生活之道、生命之道。用更加平和、恭敬的心态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,并始终保持灵魂的洁净,和对自然的敬畏。

神奇的大自然从春到冬,从温暖到寒冷,虽然她给予我们每个人的都一样,但各人的内心感受肯定千差万别。无论怎样,所有的美好都在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地方正发生着。所以不必畏惧也不要迷茫,把心放下、放松,在冬日暖阳里煮一壶好茶,观其形、闻其香、品其味,品人生有冷有暖,亦时浓时淡。

『春蚕』陈老师

海曙区雅戈尔中学退休教师 郭烈辉

我小时候是在樟溪岸边的桑园里度过的。

樟溪像一根欢蹦雀跃、琤琮鸣响的琴弦,弹奏着我无忧无虑的童年。我和小伙伴们钻进溪边密密的桑林丛,捕知了,捉迷藏,摘甜津津的桑果;我们趴在柔软的沙滩上,掷鹅卵石,捧饮清澈的溪水……

除此之外,在我的心里,还铭记着一位春蚕般的语文老师。

1954年秋季,我从海曙区鄞江镇悬慈小学初小毕业后,考入“养正学堂”(鄞江区校)读高小。教《国语》的陈亚明先生是位非常严厉的老师,满口北方话;乍见面,同学们都觉得窘迫、不自在。

我呢,就像一头不安稳的小鹿,总想到外头去闯一闯。一次,读书厌倦了,没等下课就溜进学校旁边的蚕房。嘿,那白白胖胖的蚕宝宝昂起头和善地朝人望着,爱煞人了。

趁别人不注意,我偷偷地捉了一条蚕,用桑叶轻轻裹住。就在这当儿,上课的钟声敲响了。我只得赶紧溜回教室。可哪里还有心思上课听讲呢?

我把这条蚕玩够了,塞进同桌女同学的书包,吓得她惊叫起来,同学们一哄而笑。眼看着陈老师大步走来,我以为这下子难免挨批了,想不到他又转身返回了讲台,顿了一下,借“蚕桑”讲起课来。

他声韵琅琅,娓娓动听地讲了蚕的生理特征、生活习性;从《诗经》里“遵彼微行,爰求柔桑”的诗句,谈到唐代的“丝绸之路”,谈到古代中国人对于人类的贡献……

正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,陈老师猛地挥起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“知识”两个大字,然后意味深长地说:“同学们,知识是无穷的,必须从小打好基础!”我看到老师那戴着旧茶色镜的眼中,闪着严肃、逼人的光彩,他的脚步稳健,好像有意在试验地面的承受力。

两年后的毕业晚会上,校方安排了陈老师发言。灯光下,他的白发更为显眼了。“知识!学习!像春蚕那样吐丝、结茧、为人民!”他还是那副执拗的北方汉子声调,只是增加了抑制不住的兴奋。呵,他的目光是那么亲切那么慈祥,仿佛能与倾听者彼此交心。

1959年,初中刚毕业,因家里经济拮据,无力供我继续升学,就由校长推荐到小学代课,开始了教书生涯。

在我任教的学校墙外长着一棵桑树,常在风中窸窣响着,在那些年里,那棵桑树总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被下放到四明山劳动的陈老师。我仿佛听到了他沉重的咳嗽声,望见荒凉的山岭中蹒跚着一个瘦弱的身影,那苍老的双眼该有多少悲哀!敬爱的老师,您还好吗?

春天终于来到,历经磨难的陈老师如愿归队了。他先被安排在靠近皎口水库的一所职业中学任教,后来又奉调入城到县司法局工作。历经沧桑的他亦终于枯木逢春,老树着花,晚年出彩……

流光易逝,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如今,陈老师已驾鹤西去;我亦年奔耄耋,两鬓秋霜,迈入老境了。在宁静惬意的退休生活中,我总格外喜爱看着春蚕儿吐丝,也愈加迷恋着桑园那美好的早晨——黛绿朦胧的林子,像是深邃的海,安谧而又肃穆。朝阳初升,从那重重绿叶罅隙中撒下万千丝彩霞,缥缈的晨雾又给林子蒙上半透明的神秘色彩。一瞬间,桑枝多像无数富有生命力的细臂,向上举着;湛绿湛绿的桑叶摊开了巴掌,泰然捧上耀眼的露珠,散发清香,那大片的叶子刚被采桑女摘去,树上又涨着鼓囊囊的新芽。

远方仿佛有一位昂首挺胸、手握书卷的老人向我走来,我眺望着,凝视着,他不就是60多年前教我《国语》的陈老师吗?

